

雨事

□童鸿杰

梅雨季到了。没完没了的雨阵时不时来侵扰一下。

推开窗，望向远方，九峰山影影绰绰，有些缥缈。小区旁，新耸立的几个楼盘，把附近的村庄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，满眼的脚手架和防尘网，真单调。

小时候，这个时节的村庄，景色可不单调。田野里，绿意之上，一个个黄色的稻草人横着臂膀，跳着各式各样的舞蹈。菜园里，红彤彤的番茄、紫茵茵的茄子、绿油油的黄瓜，比赛似的一天一个样。到了中午，跟着袅袅炊烟一起飘散的，总有豆瓣饭的清香。

那些年，母亲在农机厂上班，偶尔遇到休息，总是忙着洗衣。晴天去河边洗，雨天就在家门口的屋檐下。在淅沥沥的雨声里，母亲拿出一大堆脏衣服，先放在脚盆里泡上，再搬来小板凳坐下。她用身体让搓衣板靠成一个斜角，一头抵着肚子，一头抵着盆壁，扯出一件衣服，打上肥皂。我看见她身体前倾，弯成一个弓形，嚓嚓嚓，嚓嚓嚓，有节奏地搓着。那浑浊的水，哗哗地从搓衣板上流下。

衣服全部搓好，还要准备捶打。先从盆里拿出一件，哗的一声抖开，然后拎起收拢，啪的一下，扔到光滑的青石板上，再挥舞起手中的棒槌，不断捶打。啪嗒啪嗒啪嗒，听着那充满韵律的声响，我看到一个黄色的小风车，在眼前转啊转啊。

风车转啊转啊，穿着蓑衣的父亲从田里转了一圈回来了。番茄、茄子、黄瓜装在竹篮里，他的雨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泥。来到水缸前，他用瓢把水舀起，开始冲洗。咦，老迈的雨鞋又破了，我看见父亲的光脚板上也有黑乎乎的泥。

坐在门槛上看父亲补雨鞋是童年的乐趣。补的时候，需要一把剪刀、一截旧车胎、一把锉刀，还有一瓶铁罐装的胶。车胎是粉色的，挑个平整的地方剪下一块胶皮，有五分钱硬币大小，要修成椭圆的样子，在旁边放好。锉刀是自制的。它的构成很简单，就是一张打了很多小孔的铁皮钉在圆溜溜的木棒上。拿着锉刀，对着胶皮平滑的一面打磨，很快，那里就起了毛。然后拿起那

瓶胶，用剪刀头把盖子撬开，那是一种黏性极好的胶水，带着一股芳香的味道。父亲找一个比毛笔稍大一点的毛刷，轻轻地把胶水刷上，再晾上几分钟，把胶片粘在了同样打磨过的鞋面上。最后用锉刀的手柄敲打，一下一下，均匀地敲打。打着打着，就听到母亲在喊“吃饭啦”，回头一看，小木桌上的饭菜已经摆好了。

吃完中饭，父亲会去休息，母亲则开始纳鞋底。她的面前摆着一个筐，里面都是各种工具，粗粗的线、长长的针、尖尖的锥子，还有黑黑的大剪刀和白白的厚布条。我看着她衬啊，贴啊，剪啊，纳啊。心里想，母亲怎么还不教我折纸船呢。

小时候的村庄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小水沟，到了雨季，从后山过来的水流特别大，哗哗作响。很多孩子，都会摘几片树叶，在自家门口放下，然后一路追逐着，看它们时隐时现，不断漂流，最后冲向塘河的方向。当然，如果你有纸船，那跟在后面的呐喊一定更加响亮。

母亲给我折纸船，用的是父亲烟盒里面的衬纸。一面非常的白，一面亮光闪闪。先把纸沿着中线对折，再把两边也对折，然后开始折角。那个步骤，我总是看不清楚，就看到母亲的手指不停地跳跃着，一会向中间折，一会儿向两边折。终于，一张四方的纸成了一个小元宝。母亲拎着两个角，用大拇指顶了两下，元宝翻了面，成了一条船。船的颜色白，形状也好看，我的眼睛怎么样都离不开。一心想着，等到雨停了，隔壁的小伙伴看到了，该有多赞叹。

雨，怎么还不停呢？小小的我抬起头，看向同样小小的天窗，那是一块四方的玻璃，顺着房顶铺在椽子上。雨水在玻璃上一条条地淌，好像是谁在上面画画。图案的变化真多啊，一会是荡着秋千的小男孩，一会是穿着长裙的小姑娘。

雨好像下大了，积水越来越多了，感觉天窗变得沉甸甸的。天窗上的水，有多重呢？我想了想，可能是六斤六两。那是我出生时候的重量。

母亲说，我生下来的那天，也是一个雨天。

星空下的遐想

□冯秋玲

五月的夜晚，骤雨刚歇，碧空如洗，繁星璀璨，空气清新，我读书倦了，就想着去小区里走走。于是，放书换鞋，步出电梯，来到中庭。

夜晚的中庭，汽车歇了，没有尾气；邻居歇了，没有人声；青蛙呱呱地鼓着，蟋蟀阵阵地歌着，都是我喜欢的天籁之声，今夜，她们来陪我游小区。风儿安静了，草安静了，树安静了，水安静了，连天上的云也安静了，只有我的脚步在轻轻地、缓缓地移动。

小区所在之处，原来是远郊，自然有许许多多的树，大的几人围抱，小的也有大人的胳膊粗，高低不一；也有许许多多的品种，而我只识得十几种果树，在明净的月光下我走近她们，再一一和她们微笑致意。杨梅、桃子、金桔、李子、石榴、香泡、银杏、枇杷、芭蕉……有的已经结果，有的只是花朵，有的才是叶儿，但当我走近她们，她们一律向我微笑，我闻到了她们的香味，夹着草香、水香，沁人心脾，有一股淡淡的仙气。

小区里有几个喷水池，雨过天晴，明月朗照，天上的星星撒落下来，喔，满池的星星，怕有千千万万吧！一个喷水池有那么多的星星，那两个喷水池呢，三个喷水池呢？还有地上无数个雨后水洼里满满的星星呢！这明明灭灭、远远近近的星星该有多少？今夜，我数得过来吗？我得数几天、几月，还是几年、几十年？古人夏言回答我：“池塘过雨急鸣蛙，酒醒明月照窗纱，又疑瑶台镜。”欧阳修过来说：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黄景仁则讥笑我：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。”不是说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吗？古代的星星况且数不完，今夜的星星凭我一己之力想数完，岂不是天方夜谭？

夜更深了，先生久等不见我回，便急急下楼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寻来。夜色朦胧，东张西望的他没有看到树荫下的我，倒是不忍看他焦急的样子，轻轻唤他。听闻我想数星星，他笑我是痴人，却牵起我的手，向小区旁的大河边走去。

我俩站在河边，倚着河栏，看雨后明月伴着满天星星，满河星星！我兴奋地诗兴大发。“星空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“微微风簇浪，散作满河星”“灯火万家城四畔，星河一道水中央”……年轻时背过的古诗一首又一首地结伴涌上心头，在心头间发起了少年狂：今夜的星星和古代的星星是同一批星星吗？水池里的星星和大河里的是同一批星星吗？星星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？星星们一定会扬起风帆，夜夜航行，去到远方。它们一定有自己的团队，有自己的目标。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星星，而明天，一定还有许多星星，路过我们的头顶；后天、后年、几十年后，无穷无尽，一闪一闪，源源不断。生命从哪里来，又将去哪里？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？这千古之问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坚信每一个人的生命、每一个动物的生命、每一棵植物的生命、每一种生物的生命都是美的，都值得被珍惜和善待，而每一个生命的个体，都要珍惜和善待生存的机会。

总第7102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